

## 連載小說——真心為你 ■ TIGA

瀛苑副刊

我夢到我在月台上等捷運，那個令我動心的她，突然出現在身旁。我開始變得呼吸急促，心跳加速，她也轉頭過來對我微微一笑，但是她的臉卻面無血色的蒼白……

我想，到目前為止，最令我遺憾的一件事，大概就是沒有個女朋友吧！

我知道，這裡沒有什麼大不了的，但是活到了大二這20歲的年齡，誰不想在寂寞難耐的夜晚裡，有個可以談心的人。

雖然讀的是陰盛陽衰的中文系，但是只能嘆有緣共聚一堂，但無份共度白首。令自己有些感覺的，皆已名花有主的死會了。所以這就是我純情少男內心深處小小的缺憾了。

我的學校在那淡淡的小鎮上，其實並不太喜歡現在鎮上越來越商業化的感覺，我還是喜歡小學六年級校外教學，第一次與小鎮見面時，站在渡船頭上，望著渡船在雲霧繚繞的對岸，從迷霧中緩緩浮現，夾雜著稀疏的人聲和幾滴濃愁的春雨，那種夢幻迷人的感覺，大概是真正認識美麗的開始吧！而不是像現在，總多了點臭銅味。

隨著捷運的通車，帶來了更多的世俗與都市的污染，但無可否認的，捷運也帶給民眾一個方便迅速的生活，而我現在就坐在列車那最後一節車廂，習慣的位置上。

其實我並不喜歡車上的座位設計，這種所謂的「相親座」

，對於還時常害羞的我，是一大困擾。因為在遇到美女相對時，往往只好尷尬的假裝睡覺了。

剛出了關渡的隧道，豁然開朗的舒暢，迎面而來的是一道鋼鐵的彩虹和淡淡的河水。

今天只有兩節【中國文學史】。要不是那可恨（又可愛？）的死黨——大黃，又要帶我去看他的最新目標，我現在可能還在那有點臭但很溫暖的被窩中昏死。

心裡一陣嘀咕之時，竹圍站到了。

列車緩緩的駛進了站內。乘客魚貫的上車下車，一切皆是那麼平常，彷彿成為一則公式。就在這平凡的瞬間，尋常的公式毀滅了。

因為她的出現。

她坐在我的對面，典型的「就相親位置」。但是她不只令我害羞，更令我心碎。

她不是所謂沈魚落雁、閉月羞花的美女，但卻讓人感到一種莫名的感動與衝動，只能很籠統的說她有一股潛在的危險因子，散發出美麗清秀的氣質，至少我感覺到了。

我想，我是比村上春樹幸運的。因為她只遇到了100%的女孩，而我卻遇到了200%的女孩。

沒想到她跟我讀的是同一個學校。

離開了捷運車站後，我們一同搭上了學生專車，駛向校園。

她是上帝的使者嗎？為何從前都沒看過她；難道上帝發現了嗎？我那空虛已久的心靈，亟需某人來溫暖。

在她纖纖玉指上拿著一本【中級日文】。喔！日文系的，太好了！聽說大黃新的目標也是日文系的，這樣我們就可組個策略聯盟，共同奮鬥了。

專車到了學校，下車的人群激起了一陣混亂。吵雜中，我失去了她。

「沒關係！」這樣安慰著自己。畢竟明天還有機會見到她，而且又知道她的科系了，那夫復何求呢！

「小杜！小杜！」不用轉頭就知道是大黃的嚷嚷。「我咧！小杜！你今天沒蹺課呀！」他依然慣有的誇大語氣。

「你今天不是要帶我去看你的新目標嗎？」

「啊！我都忘了！」他很誇張的敲了一下頭。

「她這一節有課，我們趕快去找她吧！」急忙的說著。

「那我們的【文學史】怎麼辦？」我問。

「豬頭！當然是蹺掉囉！」他浮起一絲笑意。

跟大黃認識已經十幾年了。從小學到大學，我們不是同班就是同校，常常在想，這或許是段「孽緣」吧！從國中開始，我追過幾次女孩子，不過每戰皆墨，因為我的軍師都是大黃。而他的經驗更是毫不含糊，連敗場次已累積到十場了！他曾經愛上一個在牛排店打工的女孩，從此之後，便天天去吃牛排，到最後，不但女孩沒追到，還負債累累、體重直線上升，而且到現在還不敢吃牛肉。

不過，我真的很羨慕他開朗、樂觀、外向的個性，至少比我有點「閉俗」的個性好吧！

文學館的人潮依舊，上下課的人群在樓梯間交錯紛亂，形成一面雜沓的景致。

費了一番力氣，才擠出了這道人龍，往教室前進。

「大黃，你是怎麼發現到這個新馬子？」我問。

「參加鋼琴社煞到的囉！」（天！鋼琴社！你是想泡美眉吧！大黃！）

「歐嗨叻！」已經開始上課了。

我們鬼鬼祟祟的潛進了教室，坐定了最後排的位置，也引來了一些充滿可疑的目光。

「沒看到她耶！」大黃環顧了四周，有些沮喪的說。

「問一下別人好了！」我說。

他點點頭。

「請問宋樺霏來了沒？」他輕聲的問旁邊綁著俐落馬尾，有點可愛的女孩。

（宋樺霏，好個美麗的名字。）

「沒有喔！今天都沒有看到她喔！」馬尾妹妹連聲音也很可愛。

大黃像個洩了氣的皮球，用充滿著失望的眼神看了看我。

我也聳了聳肩，無言以對。

我們鬼鬼祟祟的潛出了教室，同樣引來一些狐疑的目光。

「不要緊！明天再帶你來看！」他還是一派的樂觀。

老實說，其實我並不在乎。也許人都是自私的。我在意的、魂縈夢繫的，是明天還能再見到那清麗的女孩嗎？

一陣飄逸的鋼琴聲從教室裡優雅的襲來，我不禁的回過了頭。還來不及質疑為何會有音樂的同時，我看到她了。

她就坐在充滿日文的黑板前，時而抬頭聽講，時而低頭抄寫，我已經入神了，彷彿在欣賞一幅傳說已久的名畫。

但是我還是失了神，就在她轉頭對我淺淡一笑的瞬時。

為什麼大黃都沒察覺呢？

就這樣，心慌意亂的渡過了一天。

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走進浴室，沖了個冷水澡。企圖試著任那水柱，並刷掉一些對她的迷戀與熱情，不然，我的眼、我的心，將滿滿的都是她，而靈魂也將填滿著她的一切，剩下的只是一副無我的軀體。

離開了浴室，想確認一下我回來了沒。

我姓杜，今年二十歲，就讀淡江大學中文系二年級，今天

早上愛上了一個不知名的女孩。

雖然還是有點昏昏的，腦細胞也死了不少，但我也稍微冷靜下來了。

晚間新聞依然是一些有的沒有的。不是那幾個政客又在吵吵鬧鬧，就是哪裡又有什麼意外發生。這個社會已經失去了秩序，因為缺少了浪漫。

現在只想好好睡一覺。

「鈴！鈴！鈴！」是電話，但我已經不省人事了。

「小杜！電話！」媽在喊。

「喂……」我仍在半夢半醒之間。

「小杜……」是大黃。

「哦，什麼事？」我還是沒醒。

「……」沈默。

「沒事的話，那再見了。」我實在好睏。

「宋樺霽死了……」他很小聲，但是哽咽的。

「……」我完全清醒了。

宋樺霽在昨晚（三月二十七日）七時三十五分騎乘機車經過承德路七段麥當勞前時，遭後方砂石車追撞，當場死亡。

大黃終於哭了起來，我也哭了……。

我為什麼對一個陌生人的死那麼悲傷呢？

我最接近死亡的一次，是前年外婆的去世。一個早上還替我準備早餐的慈祥老太太，下午就因為車禍，而變成躺進冷凍櫃掛上編號的屍體。

那時我並沒有流淚，只是一直在思考人為什麼如此脆弱。看著瑟縮在角落，那個肇事機車騎士臉上的驚恐與害怕，我竟然開始同情他了……

是他造成了外婆的死亡，我應該恨他才對，但我卻沒有。

因為我們都不了解死亡是怎麼一回事，只清楚的知道，每個人都可以用任何方法，輕易造成死亡的事實。

外婆是脆弱的，騎士也是脆弱的，每一個人都是脆弱的，所以我們面對死亡都是無能為力的。

到了外婆出殯的那天，我還是哭了，而且是到場最傷心的。因為實在是忍不住了，我也是一個人啊！

這一次，又一次與死亡產生關係，竟然是充滿陽光氣息的大黃帶來的。

我大可不必為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如此悲傷，但還是難過了一整晚。

因為她的人生還沒開始。

如果故事的情節改變一下，說不定大黃和她會墜入情網，

感情持續穩定的發展，過了幾年，他們結婚了，生了一個活力十足的胖寶寶。大黃很驕傲又很欣慰的抱來向我炫耀，當我抱起那活碰亂跳的娃娃時，不經意的撇見了大黃和她那充滿甜蜜與笑意的短暫相視，滿室洋溢著幸福與希望……。

畢竟這一切都不可能了。

也許這樣的傷心都該怪罪我的多愁善感吧！

今晚真是糟糕的一夜。

頭腦沒停的想著並且悲哀著，反覆的在新的憂傷和舊的憂傷之間打轉，到了半夜三點多才勉強入眠。

之後，連夢也是悲觀灰色的。

我夢到我在月台上等捷運，那個令我動心的她，突然出現在身旁。我開始變得呼吸急促，心跳加速，她也轉頭過來對我微微一笑，但是她的臉卻面無血色的蒼白。

在毫無預警之下，她緩緩移動步伐，向軌道前進，輕飄飄的跳下軌道，我嚇壞了！奇怪的是其他人似乎都沒察覺，仍然若無其事的做自己的事。

我想呼救，但叫不出聲；我想搭救，但動彈不得。

列車駛來了，慢慢接近，慢慢接近，佇立軌道上的她。

「碰！」眼前一片血紅，只見掉落在腳邊的一本【中級日文】……

我驚醒了，身上是萬分的疲累與滿頭冷汗。

春日的朝陽靜靜的撒落一地，雖然聞不到花香，但鳥語卻不斷的持續在耳際。這應該是滿懷希望的一天。

所以決定忘掉昨晚的悲哀，重新振作起來，好好的安慰大黃，也為自己療傷。

七時十五分。今天第一節就有課。

出門前，誠懇的希望今天能看到她，這是出於理性。但還是深怕夢境成真，這是出於感性。

我想，我多慮了。

列車默默地行駛著。

車上的人不多也不少，大概每個人都有位置坐。我依然坐在習慣的最後一節車廂。

進入了關渡隧道，隨即陷入一片黑暗之中，我的心彷彿也重新墜入了昨晚的憂傷與哀怨。

「此時此刻，唯一能拯救我的，就是妳了。」

忽然覺得一陣可笑。

「你是一廂情願吧！小杜！你真的認為還能再見到她嗎？！你們只不過是萍水相逢罷了！省省吧！」心裡響起了這樣的聲音。

可能真的是如此吧！

列車輕巧的滑進了竹圍站。上下車的人群在我眼前閃過，

一陣琴聲就在同時飄起。

悠揚的樂聲繚繞在耳際。仔細聆聽之下，是「安魂曲」，  
安慰靈魂的樂章。

但是，又為什麼呢？

音樂消失了，她也安穩的坐在我的對面，手上拿著【中級  
日文】，一切似乎都是那麼的順利。（未完，待續。）